



峨眉山市双福镇同兴村茶园

峨眉山市委宣传部供图

嘉州问茶

■记者唐诗敏

何为茶?

“百草之首,万木之花,贵之取蕊,重之摘芽,呼之茗草,号之作茶。贡五侯宅,奉帝王家,时新献入,一世荣华,自然尊贵,何用论夸。”这是在中国民间喜茶、爱茶之人中广为流传的一首小诗,言辞之间可见人们对茶的尊崇。

在乐山,茶文化源远流长,最广为人知的是以“峨眉山茶”为代表的绿茶。唐朝诗人陆游在品峨眉山茶时感慨道:“雪芽近自峨眉得,不减红囊顾渚春。”在他看来,峨眉山茶比之当时有名的顾渚春丝毫不逊色。除了峨眉山茶,小凉山地区的马边彝茶也在近年来声名渐起,为乐山茶文化注入一缕清香。

茶神合一 修身养性

“峨眉多药草,茶尤好,异于天下。”峨眉山产香茗,自古备受推崇。据现有文献资料考证,峨眉山茶文化最早可追溯至唐朝。

“人水合一,学人初道。人茶合一,学人能道。人壶合一,学人会道。人禅合一,学人修道。人人合一,学人悟道。天人合一,学人明道。谓之于道。”唐朝昌福禅师创立了峨眉山茶道,涵盖茶品、茶人、茶道、茶事理念,揽天地山水、人文性情于一体。可见,峨眉山茶文化与传统儒释道文化一直相互交融,彼此影响。

“品茶,就是修身养性。”峨眉山市一壶半盏茶艺馆创始人崔新峰致力茶文化研究20余年,他如此看待品茶与修身的关系,“茶树生长在山中,一年四季,历经风吹雨打,强烈日晒,此后新芽被人摘下,历经翻炒,开水烫泡,终成清茶。茶叶只是一片树叶,却遭受了如此多的磨砺,浮浮沉沉,像什么?人生。”

崔新峰介绍,唐朝以前,古人以“茶”字称呼茶。“茶”在古书中指苦菜,所以茶味始终带苦。峨眉山佛教文化深厚,僧人在寺院前后栽种茶树,自己制茶,并以此待客,而品茶的过程也是修身悟道的一种方式。

当下,制茶工艺不断改进,茶的种类繁多,中国人仍保有品茶的习惯,并将其作为待客之道。古典雅致的茶具常见于会客场所,行云流水般的沏茶功夫,给客人留下美好印象。“我觉得现在茶文化的价值主要体现在‘专注’和‘放松’两个词上。”“晓三月”茶品牌主理人李里认为,“品茶能让人从日常生活中暂时抽身,专注于泡茶、品茶的过程,以放松身心的姿态去感悟现实世界。”

周末特稿

一缕清香 百种滋味

高山彝茶 美名远扬

“黑茶香,出彝乡,形如螺、汤似珀,味醇厚、陈香久,马边萃、中国味。”每年春季,云雾之中的马边茶山再也藏不住那份热闹,众人采茶的身影和动听的彝语互相映衬。2020年12月26日,“中国彝茶之乡”的美名花落边城,马边彝茶文化掀开了崭新一页。

马边茶业协会会长李贤波号称“马边彝茶第一人”,他的彝茶技艺来自水普武花(又名“杨玉珍”)。明朝初年,彝族水普家的一个分支迁到马边彝族自治县,传到现代历时600多年。1935年,3岁的杨玉珍被带到水普家作了“娃子”,取名水普武花,便跟随水普家制茶人采茶制茶,杨玉珍27岁逃离水普家,后嫁到劳动乡来龙村,恢复汉名杨玉珍。李贤波的母亲周元玲拜杨玉珍为干妈,李贤波从小跟随杨玉珍采茶制茶,使此项传统彝茶制茶技艺得到了恢复和完善。

悉心研茶三十载,李贤波坚守着茶人的淳朴与执着,以及对茶叶、茶农和故乡的热爱。他说,马边彝茶制作技艺集当地原生茶叶、器具、特色技艺为一体,手工传承上百年,是马边小凉山彝茶最具特色的制茶技艺。

马边彝茶(红茶、黑茶)在制作上各有不同。比如制作红茶时有选茶、采茶、摊凉、揉茶、发酵、吊炒、精选7道工序;制作黑茶有选茶、采茶、摊凉、杀青、揉茶、轻炒、发酵、晒干、成型9道工序。

李贤波介绍,吊炒是彝茶最显著的特色。使用的吊锅由彝家传统的吊锅演变而来,以山中20年生以上的青杠树木炭为燃料,将发酵后的茶叶放在锅里翻炒,其炒制技法分为中火炒、文火焙、大火提香三道工序,并以特定手法将茶叶炒干出醇香为止。

在李贤波的带动下,他的10多名徒弟逐渐掌握了彝茶(黑茶、红茶)制作工艺,成长为新生代的制茶师。

“采茶者用心,制茶者专心,品茶者舒心。”品茶如品人。勤劳勇敢的嘉州儿女,用他们的匠心护茶爱茶,将茶文化在碧水青山间化作缭绕指尖的缕缕芬芳。

▲茶农采茶 峨眉山市委宣传部 供图

◀昌福禅师论茶 记者 唐诗敏 摄

▼入口回甘的绿茶 李里 供图

画家笔下的峨眉山

秦仲文：峨眉山色绝天下

■郭明兴

秦仲文(1896~1974年),河北遵化人。原名秦裕荣,号仲文,后又以秦裕为笔名。近现代中国画家、美术教育家。1915年左右正在北京大学法律系学习的秦仲文,加入画法研究会并得金城点拨,此后以书画为业。上世纪20年代入中国画学研究会为研究员,30至40年代在北平国立艺专等校任教。

秦仲文早年曾认真研究过古代绘画,临摹过不少古代名作,应当说,秦仲文的艺术创作以清代“四王”为宗,以“元四家”为源,其所秉持的是最为正宗的南宗文人思想。秦仲文在50岁时,被聘为北京画院画师、院委。他“行役万里,跋涉崎岖,看尽山川,写为画稿”,开启了外出写生之旅。他遵循“外师造化,中得心源”的旨要,注重大自然之美与主观意象的契合,以抒发内心情感,形成自己独特的山水画艺术风貌。到上世纪60年代之后,秦仲文的山水画笔更加精深,可以说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。

峨眉山是中国“四大佛教名山”之一,层峦叠嶂,山势雄伟,景色秀丽,素有“峨眉天下秀”之称。峨眉山也是画家绝对不能错过的“写生圣地”。1961年,秦仲文曾随中国美协组织的旅行写生团入川,登临峨眉山游览写生,创作了一些作品。其中一幅国画《峨眉山色》,可谓中国山水画之精品,其笔墨充分体现了作者独特的气质与风貌,现被中国美术馆珍藏。

《峨眉山色》综合了作者多重笔墨手法,用笔精致细微、坚挺有力。观其画面,无论是险峻嶙峋的崖石,还是葱郁苍翠的树林,无论是潺潺不倦的瀑流,还是突兀巍峨的山峰,画家着意浓墨重彩,皴擦点染,传达给观者的绝不仅仅是一种景象,而是画面中莽苍浑厚的一种气魄,折射出大自然的气息,给予观者审美享受。



秦仲文《峨眉山色》 (资料图片)

享受。

秦仲文曾经在谈艺时坦然自述:“六十岁前以古为师,六十岁后以真为师”,这意味着上世纪60年代后,秦仲文的创作才从师古法转入师造化阶段。《峨眉山色》是秦仲文那个时期的代表之作,其笔墨与色彩的融合,体现出作者长年累月摹写古画形成的传统功力。他借助山水灵性,用北方人的豪爽气质来描绘南派山水,在笔墨技法上,揭示出画家在山水创作中所秉持的个性,让传统中国画增添了新时代的艺术审美意境,实现了他个人创作意义上的“推陈出新”。

盖碗茶

给老年大学“添座”都要搭把手

■辛音

近年来,老年大学“一座难求”。《教育部2022年工作要点》明确提出加快发展老年教育,但据央视新闻报道,3月份正是老年教育机构开学时,各类涉老教育机构学位紧张,报名出现“秒杀”现象。虽然各地在解决“老年人入学难”上出过不少硬招实招,在扩大校舍规模、设置特色课程方面,做出了多项努力。不过,每当各地老年大学启动春季招生,“学位”的供需矛盾仍会暴露出来。究其原因,无非是老年教育机构的总量和增长速度,与我国老龄基数还不匹配。据全国老龄办统计,能够接受老年教育资源的人数占比仅为5%左右。

老年大学如此热门,反映出多数老年人都有老有所学、老有所乐的精神追求。面对数字浪潮的奔涌、置身于子女远隔的“空巢”,老年大学成为许多老年人获取信息资讯、感受生活美好、保持社交关系的重要依托。即便是与子女住在一起、跟得上智能时代脚步的老年人,也会因为对知识与兴趣的学习,而获

得充实和快乐。为老年人创造轻松友好、便捷舒适的学习条件,是对他们现实需求的重视,是对敬老爱老文化传统的实践,是社会主义不容辞的责任。

丰富老年人的精神世界,老年大学不仅要数量上多做加法,还要在经营模式、形式拓展上多想办法。一方面,可以多多引入社会力量,充分利用融媒体平台,探索多元运转方式,打破时间和空间限制,在更宽的层面为老年人提供高质量的知识教学服务;另一方面,可探索不同形式的老年教育载体。比如,北京一些养老驿站中,有人气很旺的老年合唱班;去年《北京市“十四五”时期老龄事业发展规划》提到,将培育100个市级老年学习示范校(点)及一大批区级老年学习示范校(点),探索“医、养、文、体、教”等场所与老年人学习场所共建共享模式。

解决涉老教育机构学位紧缺的老问题,真正形成部门主管、社会参与、全民行动、齐抓共管的机制,让老年人轻松找到属于自己的“学习大本营”,这是社会人文关怀的真情传递,也是现代城市温度的集中流露。